

校刻具茨先生文集卷之六

雜著

原政

卷之六  
雜著

翰墨園圖

原政

原政

夫升降者道也善惡者政也隆汙者治也治由政出  
政由道立道降而政之善政善而治之汙者古今未  
之或聞也古之帝王求於道而不求於政故道得而  
政適之後世求於政而不求於道是故政非其政治  
非其治而今之天下若異於古之天下云耳昔者大  
禹之六府三事告其君而曰德惟善政其在洪範曰  
農用八政而必曰建用八極者何也皆道也故德行

而府事叙皇極建而八政舉矣夫子之所謂人在政  
道為體以時為用故離道非政也違時亦非政也易  
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昔者三代  
之興也夏以尚忠為政商以尚質為政而周以尚文  
為政若是乎政之不同也政不同而同歸于治者何  
哉道而已是故殷因於夏禮而周因於殷禮禮云禮  
云即道之謂也天不變道亦不變以不變入之道而損  
益夫不得不變之法故纘禹服者非蹈常而反商之  
政不可遂以為好異也不然則違時之治其與夫徒  
法之弊恐亦無大相過矣故曰道者所以立本也不  
可不一法者所以適治也不必盡同是為道存之謂  
政建其有極之謂政通變之謂政宜於民之謂政此  
聖之德而王之業三代之所以能長久者此也漢唐  
而下其政可得而言矣封建削而郡縣以分民井田  
裂而租庸以率賦肉刑廢而箠笞以禁暴其於三代  
之政之大皆蕩然矣然而論治者猶或後焉以為棄  
其道而弗由則法之存無益也是故由其道則循漢  
之法而可以適於治不由其道則雖純乎三代而  
政猶不免為徒法而已善乎歐陽子之言曰三代而

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文夫所謂出於一者道即政政即道也後世離政於道而虛文以爲治焉則雖謂之無政可耳愚故曰升降者道也善惡者政也隆汙者治也推而本之作原政

巧拙辨

客有問於予曰僕聞聖人賤巧而貴拙信乎予曰不然夫觀變而化裁者聖之能也因時而守則者士之修也奚而巧奚而拙吾聞古有義之畫卦舜之使民禹之治水經緯天地而不窮範圍民物而各得其斯以爲天下之大巧與亦有大拙若龍逢比干之死箕子之囚奴夷齊之餓屈原之沉湘而世固未有不以爲忠且義也故曰聖有所通時有所窮無巧無拙惟變所適且子獨不觀夫化工之著於物也物物曲成類無雕剝然者斯亦天地之大巧也然而人猶有憾獨非拙與仲尼聖而多能有天縱之巧而齟齬坎坷終身不一過雖謂之拙可也吾聞羿之射僚之九造父王良之御宿之斲輪庖丁之解牛和緩之醫梓慶之鍊石之運斤皆以一藝之巧絕於時而名後世而况夫天下之大巧哉若之何其賤巧也客曰然則

巧拙皆無不可與予曰不然夫巧或用之而善或用之而不善用之而善則為通變為神化為德慧為仁術其不善者賊而已矣此漢陰老人之所以廢轆轤而孟子耻機變也惟拙亦然參之魯回之愚吾知其非宋人捨券而田父蔽石之類也客曰然則吾其從巧與予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拙其由於性乎巧其由於欲乎故拙之用其過少而巧之用其過多天人之殊也夫拙古今一而已矣而世之所謂巧者吾無得而窮也巧於言者啞啞滑稽巧於色者嫵媚嬉怡巧於容者便猥輕捷巧於文者淫浮夸耀巧於謀者陰詭狡險千態百變若出若沒子將從之吾且懼子之未能也且世亦有因拙以為巧者亦有因巧以為拙者吾聞老聃守黑而得長生商丘開窮老而子華以為上客甯武子愚而衛國賴之絳侯木訥而卒定劉氏後斯非所謂因拙以為巧者與吾又聞鄴舒以三雋才殺身智瑤以五賢亡族晁錯以智囊死東市里克以中立禍晉國儀秦駢戮李斯具五刑斯非所謂因巧以為拙者與子獨不見夫鼯鼠乎挾其五技而不免為鴟鵂食者所長非所用也子又獨不見夫楚國之狙乎伐其巧以搏王

之矢而不知養由基之鳴弦其後也故曰木訥近仁  
盛德若不足顏子如愚而非愚楊雄草玄而尚白歸  
真反樸以道爲質人之所拙我之所德

### 道學俗學曲學僞學辨

古之爲學者一今之爲學者四四者何也曰道學曰  
俗學曰曲學曰僞學夫民生倥傯顛蒙非學則愚然  
而道者學之事也故記曰人不學不知道古之聖賢  
自其少之所習而至於終身由之自其名物度數而  
達於義理性命之微自其身之所以自治而推之以  
治天下國家自其一事一物而範圍天地之廣皆學

也皆學則皆道也是故語其道則精一以執中多聞  
以建事前言往行以畜德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  
修其身而未嘗不得之於學語其學則有好問好察  
之誠有昌言之拜有終始之典有制事制心之功有  
敬怠義欲之戒而其爲法也甚備亦未嘗不本於道  
然則何道非學亦何學非道茲其道學之所由名也  
自夫功利之說有以耀斯民之耳目而淪溺天下之  
心於是乎世之所以爲學者始有不出於道而徒以  
章句記誦爲功文詞組織爲玩聞見口耳爲習期以  
發策決科榮身肥家無餘事矣夫是之謂俗學抑亦

有志不足以定守術不足以濟務而徒苟容取寵上以媚人主而下以悅當世因之以載高位竊厚祿而方且自以爲得茲孟子所謂以道徇乎人賈山所謂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者也夫是之謂曲學末世滋僞抑亦有儒其衣冠言必稱聖賢而夷考其素有庶人之所不屑者所謂窮理盡性皆非其心得之說而人心天命不過爲誣世之辭德不足以修身正俗而術足以鼓動後生才不足以經世濟物而辨足以傾惑是非清不足以立懦廉頑而詐足以盜名竊位凡其所爲皆名與實反心與迹違而終不足以

欺天下後世夫是之謂僞學於乎古人之學一而已矣聖之所以爲聖者此也賢之所以爲賢者此也帝之所以爲帝而王之所以爲王者亦此也夫曷嘗有道外之學哉今之所以岐而四之者吾不知其說也蓋自夫夏侯氏以明經取青紫而桓榮以車馬印綬後稽古之功則俗學於是乎起矣叔孫面諛以得貴幸公孫弘本學春秋而枉已阿世徒步取宰相封侯則曲學於是乎起矣至於僞學之興莫知所自吾聞之王制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而吾夫子所以有少正卯之戮亦以此則僞學

自先王之時已有之直不若後世之成俗耳夫是四  
者之學其邪正是非蓋章章明甚而猶有待於辨者  
何也程氏有言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  
因其高明蓋明道特以論異端之害而不知僞學之  
害深有類焉故夫俗學曲學人皆知其非而高明之  
士乃或溺於僞而不知者惑於似而已其於道學蓋  
不啻夢之於苗而朱之於紫此夫子所以惡是而非  
而學者之所以不可不致其力也於乎學以道名固  
已爲大學者之不皆道而爲吾聖賢之學之病矣然  
而聖賢之學猶自若也今乃援以文姦假以濟私皇  
皇焉馳騫天下於詭言譎行之中籠之以虛名結之  
以實利使人入於其徒而不自覺而猶汲汲相高曰  
我之學爲道也我賢也我聖也噫聖賢之學其不幸  
一至此哉昔唐韓子論佛老之害欲人其人火其書  
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愚以爲欲息僞學者亦  
必如是而後可

堯湯水旱解

災祥之說所從來舊矣五行家者流推拆微隱於國  
有大災者必著厥咎焉天人之交若符契影響昭昭  
乎不可誣也然以堯湯何咎而水旱因之故古今以

為大惑焉解之者曰理有常然數有適會語天而遺人者賊狗人以求天者固夫殃慶之驗見於易休咎之徵發於書祥生於和異兆於乖此皆理之常然而不可忽者故有國家者日兢兢焉畏天而保之猶懼其或戾也而或以為未盡然者是賊其君而已矣然而有適然之數係於天而人弗與焉者堯之水湯之旱是也夫九年之水七年之旱雖大無道之君其應當不若是烈也而以堯湯致之其說誠有所不通矣愚嘗觀春秋所書自某月不雨至于某月皆以為大災而記之率不過數月耳旱水而計年非古今所未有之災耶以堯湯古今未有之聖而懼古今未有之災是故可以天數言而不可以人事論也夫洪荒之世割於一氣之混淪者震盪衝軋雖天地有不能以自定其形者堯之時去洪荒未久也湯之時去堯亦未久也則夫雨暘之不時水旱之不得其常固皆未定之天而二聖人者適遭其會而已曰然則舜禹舉而汎濫除桑林禱而雨方數千里者何也斯非人事盡而災弭者與為其弭之有自知其所以致之者非無繇也噫是又可以觀天矣聖人不以適會之數而廢其常然之理而天之既定則又未有不復其常者

也然則堯之水湯之早其始雖由於數而其終卒歸諸理知夫數無常而理有常則人君之所以事天者其有不容忽焉者矣

書孔明出師表後

於乎孔明惓惓以討賊興復爲己任故表此以堅後主亦自量其才力優然耳孔明既死而姜維卒以數出敗哀哉夫中路而輿傾輓脫則騏驥不能千里非其罪也以駑馬御朽索服敝輿而晞千里多見其不知量已且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逸賢臣後漢所以傾頹孔明二篇中要旨正在於此以後主之庸懦而黃皓實左右之此東京之後車也是雖孔明猶難之而况於維乎善乎曹參之對其佐史曰陛下孰與高帝參孰與蕭何賢此可謂能自知抑能知君者當時惟蔣琬能得此意惜其不久于位耳夫以全蜀之資而孔明爲之依善守之可以後世詩所謂自詒伊感者維之謂矣予讀二表歎孔明之忠誠而惜後人之不善用之也用書之以鑒云

岐葉母還金傳

予每讀史記貨殖傳至巴寡婦清未嘗不歎子長之多愛而譏其謬也夫傳貨殖已非所以爲訓清以一

婦人而且得托名不朽貪夫窶人將日皇皇焉富貴  
積實耻一婦人之不如使天下見利而不聞義則子  
長之罪也於乎若葉母者其事可以傳矣貪夫窶人  
又安得不聞其風而重自媿耻一婦人之不如而不  
敢覬幸於非有之取也予史氏也一言以為知一言  
以為不知蓋於是乎有深感焉

泉釋

有東吳主人航揚徐之津涉齊魯之郊倚軫息駟來  
游于燕不知幾何年矣燕火夫疑其為而造焉適問  
焉曰夫顯隱違方林市戾趣故士不貳業而聖不兼  
濟今子棲志於冲泊之鄉疑心於虛寂之場被纓組  
不汨其貞遊公卿不和其光若隱若顯與時翺翔瞿  
瞿抑抑退然自將而名聲熿乎四張子獨何以有是  
也吾儕耽優游則罕簪紱之榮嗜進取則寡山野之  
適將媿媿啞啞則內不自得或偃蹇傲睨則外選於  
物意子必有竒道善術可無秘焉主人聞之矍然興  
曰有是哉有是哉吾聞夸世者徇名而葆己者遺迹  
砥行者譽立而內腴者不章今子不鄙譴陋幸臨况  
之顧無博論碩談以砭我頑冥療我憤憤而盛相推  
揄吾且茫然失吾對已又安所取道術雖然吾日嘗



攬素袖流芬芳發來蓮之妙倡迥波以徧伴歌曰  
采芙蓉兮淥水湄青春莫兮愁芳菲望空明兮露沾  
衣所思不來兮將安歸此真佳冶靡麗之觀也子豈  
有意於斯乎主人曰冶容誨淫五色眩目是易老之  
攸戒宜吾人之三復請更命之

大夫曰夫泉流既清澈為陂池繚以曲檻朱欄叅差  
土山石林礪砢離奇乃有層樓列館飛甍蔽虧虹梁  
偃蹇架其上華椽燁燁照其涯夜月浮光朝雲鏡輝  
魚從容以出遊鳥顧影而翻飛時惟陽春日在上已  
乃速嘉賓延名士步障橫舒行厨錯置翠旂朱輪方  
軌狎至擬華林之高會尋洛濱之遺事頰流水而列  
筵洗霞尊以修禊引筆長吟憑檻四睇唱籌則金谷  
推豪擣翰則蘭亭讓麗濯纓言歸聊以娛志吾子誠  
厭鄭衛之妖冶屏嫵婉之繁麗則此似未足累子也  
主人曰臺池之樂亦貴游侈佚之習耳吾儕區區安  
可語此

大夫曰夫嘉賓良燕非酒弗交於是酌清流之芳澗  
汲深澗之春濤醞以秫蘖醇酎清縹儀狄奏盃杜康  
桂槽則有宣城竹葉中山松醪河東桑落西域蒲桃  
味擬神漢香踰玉膏迺矢瑤席操鸞刀割鮮導臑或

寒或魚窮天產傾土毛水陸多方甘辛既調芬芳饒  
郁粘臙煎熬麩車接軫灸騎連鑣舉竿若星搖酌鐘  
如電交於是與鄭朝齊髡劉伶之徒浮白箕肆裸噉  
為豪或奮裒低卬或絕纓遁逃一飲晝夜其樂陶陶  
乃歌曰今日何日兮有酒盈尊歡樂易終兮悵獨惜  
此芳辰衷情永懷兮誰與陳此真遊讌之至樂也予  
亦有意於是乎主人曰酒以成禮不及於亂荒酣沉  
酒君子非之

大夫曰夫烏程御苻蒙頂真茶摘以春旗焙以冬牙  
篚以文竹沃以金沙龍團雀舌隱如蒸霞爾乃剡石  
罅之清液收山谷之精英湯鼎旋淪甕甌細傾香浮  
白花光淪綠塵可以釋滯可以通靈則有江湖逸士  
縉紳先生相與撥狂老之浮談駕孔墨之遺評左揮  
塵右操巽揚眉扼擊鼓吻風生九流雜還百家縱橫  
紆譎微眇誇詡紛紜齊諧夷堅之志岐陽鄒嶧之文  
探竒獵古語傀搜神談天炙轂軼衍陵髡方朔聞之  
而卷舌夷甫慨然以失聲此真談說之樂也子豈有  
取於是乎主人曰清談成習晉以陵夷尤而效之吾  
不為也願言其餘

大夫曰惟彼大江之南厥田上上迺陌迺阡衡從萬

區土膏填淤陸海廣腴當其時雨既至溪流沙澗乃  
命僮奴巾柴車戒鐫耜觀新畬䟽溼導渚決塍分畦  
遠而望之則澗兮澗兮澗兮澗兮澗兮紛曼延兮浩兮濊  
兮決兮沈兮流云云兮茫兮若朝夕之池汎兮若鄭  
白之渠糾笠煙屯襜褕風驅亞旅疆以旁午而趨績  
紛跣籍縷獵柴池於是百谷旣播載耕載耘黍麥種  
穰其稼如雲紛披葳蕤綠葉翠莖則有和風交於遠  
疇白日麗乎原隰野雉群雛天鷄拊翼浩浩穰穰晦  
刈眈穫在塲盈塲在室滿室此真豐庶之樂也子豈  
有意於斯乎主人曰務本力穡信異乎侈肆滂泆之  
為矣然仲尼有言不如老農請姑舍是

大夫曰夫上池之水其源莫測清明淳和挹而不竭  
爾乃叅以岐黃之秘綜以倉扁之術察陰陽診虛實  
審四時視五色輕重剛柔齊和不忒可以濯胸中之  
滯柔滌腠理之癥結溉五內之沉痾浣膏肓之錮疾  
功在一勺渾渾冥冥浸滂太宅起廢持傾巧奪俞跗  
效擬巫彭大旱爍金而不為加少百川灌河而不為  
加盈其山則雄黃空青丹砂礬礬石英五金百材之  
所生也其鳥獸則鹿麋熊羆犀豹之所遊也孔雀燕  
鴈鴝鵒啄木伏翼之所棲宿也其木則有松桂椿栢

槐葉枳橘棗菓女貞布實垂榮其草則有昌陽參苓  
藜本辛夷芩艾葵藿芎藭芍藥茺蔚菴藿蘭芷杜若  
而又有良玉夜光靈草冬秀灑潤則千林同春飲滋  
則百物俱壽辟若家菊潭者必擅耆頤之年餐石髓  
者必登仙聖之域也今子守此自足恬然無求而王  
公貴人莫不欲探其涯涘挹其津流餘波剝沫委地  
不收窮閭遠境露濡未休則子之樂者其在是矣於  
是主人迫爾有問曰夫大隱不出市良醫不易相民  
各有心亦惟其尚子廼盡我以耳目之娛侈我以荒  
唐之觀是甘玩物之宿韜而闔折肱之成業也溺美  
矣之鳩毒而忘苦口之利躬也幸聞後論請終身  
之

訟雨師文

皇天造物兮雨以潤之霖潦為厲兮緊誰是司雷填  
填兮滂震電熒熒兮若連熾天冥冥兮同雲羲和失  
官兮豐隆得志霏微霖霖兮忽而為此滂沱波流汎  
汎兮陸殫為河百川上溢兮森不見其渚涯魚龍紛  
紛兮使河伯望以嬉夜淋淋其不休兮又繼之以日  
有釜懸吹兮有蛙在室我忝離離兮蕩無遺穗我禾  
油油兮魚得食只子欲斬彼雨脚兮苔繡劍而無銜

射彼豐隆兮弓筋解而不可張御六虬兮上天叫帝  
闡兮開闡出望舒兮畢宿洗大明兮虞泉飛廉疾驅  
兮取彼屏翳馳蓐收於高唐兮械陽臺之妖女山縮  
氣兮川安流蛟龍藏兮無遠游諒昭昭兮既定令我  
心兮解憂

### 跋柳宗元乞巧文

士之不得意於時者其辭多憤激過情有怨尤之心  
焉予觀柳州所為文往往自謂其愚且拙至於山水  
而亦欲以愚蒙之其作乞巧文固也然予知柳州非  
愚者叔文之用事也入其門者類非斤斤遲鈍椎魯  
之士而斤斤遲鈍椎魯者亦必非叔文輩所能容予  
是故知柳州非愚者其作乞巧抑以解嘲云耳夫柳  
子所乞其一事為文章讀乞巧文即文之至巧者又  
何加焉且愚者多不自見柴之愚武子之愚惟夫子  
知之二子未之云故惟不自知其愚而後為真愚知  
其愚者必非愚也亦觀人之法然耳予因讀而疑之  
遂竊識焉使知柳州之巧有不待乞者

### 昭穆遜遷考

按昭穆之制其說不經見惟商書伊尹曰七世之廟  
可以觀德見商之禮在孔子時已不足徵然即是求

之亦可以見有國則有廟有廟則有昭穆有昭穆則有祧祔其不遷者獨太祖之廟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夫德厚者流光故太祖之廟百世不遷所謂盛德必百世祀禮也亦義也自昭穆而言則左為昭右為穆昭之一廟二世之主居之昭之二廟四世之主居之昭之三廟六世之主居之於穆亦然穆之一廟三世之主居之穆之二廟五世之主居之穆之三廟七世之主居之取諸向明故謂之昭取諸深遠故謂之穆南北之異也至於八世而下則有祧如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一廟六世遷昭之二廟而八世祔昭之三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一廟七世遷穆之二廟而九世祔穆之三廟矣凡此皆劉歆之說而朱子有取焉者也抑嘗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今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若是則如昭以八世升祔者得列於七世之穆之上矣曰非也宗廟之次惟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朱子謂五廟同在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伸其尊蓋每廟皆有門堂寢室而墻宇四周焉亦何先食之嫌之有哉不然則

紛然於左右而迄無寧主如七世之穆當遷者則一  
遷而爲昭再遷而爲穆又再遷而爲昭一世祔而六  
主皆不得安其神果禮也夫獨世室之說猶有可疑  
劉歆謂七者其正法數而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有  
功德則宗之不可豫爲設數故周有文世室武世室  
而商則有三宗焉無定數也若如諸儒之說則文武  
之廟即在七廟中而天子亦止五廟與諸侯何以異  
乎况如商有三宗則又當脩八廟矣竊意禮莫備於  
周亦莫善於周然當籍去書焚之後漢之時諸儒之  
說已與劉歆異而終未若歆說爲得是以朱子取焉  
然朱子不遂以天子之廟言之而猶假諸侯之五廟  
似亦闕疑之意云耳夫禮從宜易曰觀其會通以行  
其典禮蓋禮者理也孟子論班爵祿及喪禮經界皆  
不屑於往迹而后世不之非者惟其理而已知禮者  
其尚識其大云

擬端午日西海泛龍舟並晏兩宮致語

伏以天中佳節浮畫鷁於滄溟蓬島勝游擁金輿於  
瑤席錦標漾日競功一鼓之奇綺幄圍春致味八珍  
之享禮超千古喜溢九垓恭惟 明聖康惠慈壽皇  
太后陛下柔道承 天徽音嗣世理陰教以治內爲

天下而得人 章聖慈仁皇太后陛下竊寃性成惠  
溫夙著惟君子之好述爲天下之大母迺者膺 天  
休而齊壽受聖養以同尊張西海之瓌觀厯東朝之  
法從紫鸞並駕旖旎乎金支翠旌青鳥雙翔縹緲乎  
龍輶鳳蓋望龍津而止輦攝翟袂以登筵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乾健重華離明繼照治旣隆於法祖孝尤  
篤於養親屬此昌辰昭茲盛舉維揚百煉而鑄鏡後  
宮五采以縈絲閣闔九重桃印已纏金縷昆明千頃  
樓船共載華旗桂棹棹蘭橈澗灑汾川之曲菖花艾葉  
歲糴淥水之湄歡聲動而海若藏神枝呈而馮夷舞  
霞觴稱萬壽賡周穆之遺歌仙樂奏九韶掩葛天之  
浩唱用怡慈極匪快宸游臣等素濫吹于伶官幸執  
藝於天樂僭陳俚語奉瀆宸顏辭曰澹蕩神池銀漢  
通寶輿齊降紫雲中天迴祥鳳凌黃道波動飛龍起  
翠空玳瑁筵開宜永日水晶簾捲自薰風更於何處  
尋玄圃阿母年年此地逢

帳詞

伏以郎官出宰承宣之寄斯隆循吏樹聲激揚之義  
攸在 國家令典憲府微權卽墨之無毀言匪求助  
於左右中牟之多善政第取信於兒童恭審邑侯楓

潭萬先生閣下學泝淵源行成軌範步趨而窺道極  
斧藻以爲德華生應地靈登陳榻而嗣武出爲國寶  
訐雷劍之重光擢禮闈以蜚英泄夏官而試政方綴  
金閨之籍旋膺墨綬之榮一命焜煌喜美錦之初製  
百里盤錯知遊刃之有餘武城以學道愛人太丘以  
平心率物剛介之操凜風裁於獨持精明之才擬水  
鑑而不爽操九戢競咸稱邑有神明帶劍還農此謂  
民之父母慈如已病清恐人知隣境借威遂弭鳴桴  
之警採曹束濕用消刻木之姦卓犖聲名增高九華  
雍容文物作表百城廼述短詞奉揚美化詞曰

桃李三春風景絃歌百里人家鳴琴欲了日初斜一  
官清似水無事早休衙天際舟橫野渡雨餘人種  
桑麻使君美政摠堪誇恰如春有脚行處滿城花

右調臨江仙

校刻具茨先生文集卷之七

祭文

翰林院編脩王立道懋中著

祭周濂溪文

代外文作

惟斯文之興喪實與世以汙隆慨微言之既絕紛千載而塵蒙諒有開其必先迺徵於星聚繫夫子之挺生蓋早成而默契極精蘊之沉郁爰啟秘於圖書言有至而弗盡意獨得而有餘若大明之始升夜冥晦而復旦若多途之迷方指大道而群鄉音仲尼之真樂惟顏氏其庶幾乃夫子之光霽羗異代以同歸某也蚤服膺於聖教幸假守於茲鄉親河洛而思績入

魯阜而升堂嗟庭草之已宿覽風月而慨然聊寄辭  
於一萸邈景行於前賢

祭陸白菴文

乎往歲壬寅 兄自京師奉 太夫人以歸遇兄

呂梁之澣握手立談念其別之遠也而不意其若

父也今茲 兄復自粵南奉 太夫人以歸既已

錢塘館于武林武林去家不數驛自謂可以觀兄

旦夕一寫其睽違之情而不意 兄之遂至此也

我乎哀哉易稱謙謙君子詩美溫溫恭人 兄有名

位之崇而守之以澹有才識之蘊而養之以拙有問

學之懿而承之以遜所謂君子與恭人非耶夫仁鳥

覽輝無攫搏之志太阿韜光非擊刺之用是故忠誠

足以動物而豈弟足以宜民內而閨門三族得其和

外而藩臬僚友稱其信也惟 兄之事君如親而事

親如其君夫是以東西南北順於從令數涉數千里

之險而不言勞惟 兄之處官如家而處家如其官

夫是以圖書衣衾約於守已累十餘年之祿而無厚

殖於乎孰意其道途之勤迺成死疾而五品之祿竟

以終其身耶哀哉哀哉憶余年之甫冠陪藝苑之翺

翔躡騏驥之逸步始托跡於命鄉同座主而登第聯

鳴王之末行每燕語於清宵矢白首而靡忘方聚散  
之興懷忽承間於在亾詢芝焚而蕙歎憫遺孤之皇  
皇睇總帷之寂寞淚霑胸以縱橫酌桂醕而躬奠寄  
哀悰於短章

祭談安人文

四時代序兮秋氣分白露下兮淒以清木淅淅兮解  
節草菲菲兮墮榮嗟蕭艾兮猶繁奄芝蕙兮先零將  
造物兮忌美胡芳華兮易傾河漢長兮月皎皎佳人  
一去兮重閨扃機絲斷兮支石冷綺羅寂兮塵冥冥  
佩縱橫兮玉珥暗蘭膏委兮徒華燈憶清秋兮復長  
夜魂營營兮安憑魚遊比目兮一朝析鸞鳥逝兮將  
雛未成故鄉兮遙遙丹旌舉兮愁雲凝水沿迴兮若  
咽黃蘆被渚兮多白蘋我欲招兮不可得有酒旨兮  
敬馨魂無東兮少延佇羗惚恍兮來歎

祭奚賚卿文

世卿同年弟

於乎惟古道喪民彞殄湮孔懷孰念同體分并藏賄  
階厲婦口鑠金荆棘嬰膚憐兵盈庭肥醲歌舞歡飲  
權榮茂彼同父邈如參辰滋培槎枒枝葉翦傾不如  
葛藟猶知本根於乎孰云斯世而有奚卿緊卿之兄  
允篤且誠拊膺語素雪涕縱橫謂卿髻非友于性成

分甘讓煥洽比晨昕辛甲之歲兩借計行眇眇燕吳  
依依冬春繫卿偶載左右名如彼兩鴻比翼北征  
一鴻漸羽翱翔 帝京胡爾乖影廖廓南鳴傷彼虞  
羅胥星水濱鴻集雖雖未幾俾伶於乎孰云異數之  
邁而獨罹于卿某 等誼忝通家愛方諸昆慕類起  
思驚計霑纓絮觴臨奠遙慰避靈

祭序菴閣老文

天祐我 明河嶽降神應期翊世是生哲人抑抑崇  
儀恂恂令德不顯有聞金相玉質令德之徵含華流  
英作為文章揚于 帝廷迺啓中秘授以 國史金  
匱之藏是司是紀迺叅講席弼時仔肩青坊紫署出  
入周旋迺咨宗伯神人允宜直哉惟寅比美伯夷於  
惟小心夙夜靡盬 帝用嘉之曰汝予輔於惟

明聖禮樂肇興我公承之一德翼憑垂紳正笏贊化  
密勿天下又安公無聲色嘉謨入告 帝曰汝忠爾  
順于外予其爾從百僚瞻公山峙屹屹不震不動大  
猷允式川澤納垢日月蔽晦公度則然蕪容執逮伊  
昔見公公貌忽瘠人曰曷以我憂在國胡遽遽厲隕  
茲典刑於乎珍瘁邦孰懷榮不朽有立史言弗泯矧  
惟錫典誕光泉扃某等晚托門牆恭承茂誨聞訃盡

傷涕泣有嘸揚辭布奠昭此悼衷冥鑒弗昧惻我忡忡

祭外祖母朱孺人文

維靈性端以誠德勤以儉婦母母皆可以範於族  
姻風於里閭惟吾先外大父以道進退靈寔相之故  
出宰百里有鳴琴之治入營三逕有懸車之樂每歲  
以農時蠶月課田及桑知甘早晚豐瘠與作者之情  
勤閔閔焉忘其身之既貴也躬爨手續朝夕不倦若  
有非力所出不以衣食者怡怡焉忘其年之既老而  
耄也平生尤好施予雖不足必以分人故家常無餘  
資又無私愛惡雖甚怒人終不爲匿意故踈戚卑幼  
常歡然無然心於乎是宜其以望九之年而神完氣  
強日益明耳益聰不知世有所謂衰遲疾痛之憂信  
乎古所云仁者壽好德而康寧者也於乎執意夫造  
物者竟靳以百歲與人而遂使止於斯耶不肖兄弟  
自襁褓以至成立其嫗煦保字之恩與諸孫等歲時  
從吾父母拜於堂下分飴戲嬉雖家人亦不謂有他  
姓也迺不肖獨以薄宦之故不得望顏色者既五六  
年于茲而今終已矣於乎痛哉計至之日葬且兩越  
月歛既不及憑其棺窆又不及臨其穴是不肖所以

報其大恩者顧獨不能如諸孫也於乎痛哉辦香千里聊以寓敬并叙其悲愴不能已之情而以告于靈庶其鑒之庶其鑒之

祭吳封君文

於乎公之生也鍾迹埋光非有簪組之好而令子實以甲科之英通籍金閨執簡石室於是乎膺寵嘉被章服其榮燁然動於一邦有逸民處士所欲兼致而不能者公之歿也得正考終非有兒女子之戀而令子早奉太孺人以歸桑梓依依庭闈眷眷於是乎共湯藥親含歛共哀愴然感於一鄉有孝子慈孫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蓋公之教端而豫故燕翼之效由子以及身公之福盛而脩故事幾之逢以人而合天於乎即是二者知公可以無憾於始終而某等亦可籍以少慰令子之贊贊者也徒以各守其官相望千里不獲一展私情謹束帛以遙奠緘詞以寓哀而已公靈有知庶其歆哉

祭李封君文

惟靈敏達之器瓌璋之姿至性克敦孝友怡怡率禮罔愆好德靡倦介反遺金惠捐逋券大江之右鬱爲聞家駢簪襲組世振其華撫茲軌躅義訓夙弘有子

蜚英瀛洲載登念昔來斯 皇恩方霈錫典躬承對  
揚丹陛章服有榮祿養欣欣移忠之教蚤夜彌勤于  
幾何時迺遭末疾桑梓興懷南望嘔息迨茲夏杪戒  
行有期重以膏肓啟手銜悲某等情切知生義深慕  
德布奠焚詞爰告靈魄嗚呼哀哉薊門日慘潞渚風  
淒靈其遄歸首丘是依嗚呼哀哉

祭董母陳孺人文

惟有陳之賢媯兮抱淑質之光輝女德懿以幽貞兮  
順婦則而靡虧蚤夜慙以勤恤兮稽素業之龐虛佐  
孝養於庭闈兮瞻饗羞而惟時旣效績於蚕織兮又  
惠撫于孤嫠母發嗃其孔嚴兮其成子之令圖惟歲  
在於閏茂兮果奮翮於天衢高堂聚以解顏兮何忽  
掩袂而涕淚將吉凶之倚伏兮抑命運其若茲思遊  
子之千里兮目欲睽而先悲曾光榮之幾何兮條與  
世而長辭嗟余義忝於通家兮聞哀音而悼咨悵總  
帷之空寂兮聊絮酒以陳詞魂靈耿其有知兮或恍  
惚其來斯

祭俞母文

惟靈毓質茂族婉嫗夙成姆教孔淑柔順居貞爰惟  
來嬪室家是宜嗟方中道天奪之儀空閨守志矢死

無二允迪綱常繫女而士藐彼遺孤斃笄靡怙載鞠  
載訓繫母而父孝養舅姑敬共饋祀服勤終始繫婦  
而子伶仃自立垂三十年有子登庸克酬厥蔭邑儒  
朝紳列上其事 帝曰俞哉旌彼宅里明明令典風  
于四方烈烈大節侔古共姜爰以茲歲就祿京師絲  
鷄北飛言咲怡愉曾未煖席二豎構厄明發悲懷南  
望絕息於乎哀哉某等托交令子雅欽懿聲謂宜食  
報多福永齡疇昔之旦訃音忽聞敝詞絮酒薄用申

誠

祭王孺人文

惟靈英英蘭姿溫溫玉質敏慧而能裕婉順以有則  
謂宜履和以介恒休遐壽以儀群哲而奄然隕越是  
何報施之忒也且疾也胤嗣未立莫視其湯藥歿也  
夫子又方守官都下莫視其含斂斯路人所共掩泣  
而况締交於其夫子有館閣之素者夫安得而不惻  
惻也然靈以純惠相其夫子卒策名偕榮有古今妻  
之風服勤茹辛孝養無怠安其夫子之心而以及於  
姑有古賢婦之德夫於姑為賢婦於夫子為令妻斯  
古之所謂不死而靈之芳名懿行可以昭示於無極  
者也庶其有慰也夫庶其有慰也夫於乎秋氣慘烈

涼風其悲夜之方長營魂何之爰思令淑悵瞻德惟  
薄莫展誠申以哀詞

祭文

惟靈體坤柔以貞順兮含窈窕之淑質揚令德之光  
華兮乞昭明於壺則審夙夜以誌共兮懼厥家之未  
立既祇泰於蘋蘩兮亦效績於蚕織法鳴鳩之平均  
兮藹慈誨之如一卒放仲以奮芳兮振朝陽之彩翼  
漸金門而羽儀兮懋宣庸於石室 帝申命以渥洽  
兮嘉有子之楨國及耄齒之優游兮承章服之輝赫  
日含飴以弄孫兮膺多祐之秩秩宜康寧以無期兮  
何考終之逮及其等偕令嗣以登朝兮雅景行於懿  
德誼夙敦於通家兮聆哀音而同戚踞薦誠於一觴  
兮臨風悅以太息魂耿耿而有知兮庶來歆其髣髴

祭鄭碧河文

惟君有忠信敏達之資而成之以恬淡樂道之志有  
溫純爾雅之文而持之以寬博溫厚之器然而器未  
試於所受志未充其所至若連城之珍方剖璞而旋  
埋千里之乘未中道而先躓豈良驥非世之所常育  
而名寶亦造物之所忌某等幸聯美於甲科獲群游  
於中秘時考德而問業等與蘭之合契誓白首以永

好諒異姓而同氣念疇昔之睽携緬嶺海而遙睇香  
魂夢之相依睽寤言而弗置悵音書之寂寞謂道理  
之迢遞條哀訃之東來驚彷徨而隕涕嗟良朋之我  
違傷仁賢之早逝聊緘詞以寄真情愴悅而中熾於  
乎孰意夫城闈之判袂遂永訣於當年而館閣之趨  
陪徒悲懷於隔世也

祭閔憲副文

惟公負倣儻之雄才兮蚤翺翔於藝圃擅二龍之英  
譽兮登天衢而並武始服政於秋臺兮懷欽恤而求  
生占刑書以平反兮 帝載嘉其明清迺錫符以出  
守兮徵遺愛於前古覃千里之美化兮歌來暮於西  
土肆管鑰之攸寄兮撫介冑乎三關暢 皇靈於朔  
陲兮威謀戢乎宥奸逆解紱以歸來兮會未及乎暮  
齒托松菊以盤桓兮遺浮榮於金紫歛鳳雛之飛翥  
兮發餘芳於桂枝方禔福以壽豈兮忽與世而長辭  
某等僭令子以彙征兮夙仰止於高躅聆訃音而驚  
涕兮傷哲人之無祿敬薦誠於薄奠兮宣哀悰乎短  
詞靈耿耿其有知兮臨總惟而鑒之

祭陳封君文

惟靈肥遯玩世清標挺俗含璞埋光碩人之軸五湖

之濱姑胥之麓寄好漁弋卜鄰樵收入倚橋梧出友  
麋鹿盥濯巢流瀟歌鄭谷隱不違親義惟止足趨庭  
惠訓有子式穀通籍金閨光我邦族使楚來歸錦衣  
華韞夕膳晨餐養猶及祿促駕趨朝王程孔肅  
帝嘉乃績恩輝遐矚 龍章鳳藻煌煌命服云何二  
豎構此疾毒烏烏陳情歸途躑躅河清弗俟來歌往  
哭凡我通家慕德伊夙聞訃驚悼緘詞遠祝束帛辦  
香鑿茲心曲

銘

鄧時行墓誌銘

君諱用宇時行號思齋其先自邑之興道鄉墓塘橋  
徙居城南鍾英街族始分有諱思義者君之曾大父  
也思義生文信文信生鉞鉞字惟威實生君城南諸  
鄧世以益鐵賈販貲椎鄉里故子弟多習奢誕惟威  
尤落魄縱酒恣氣傾時輩生計日縮君生六歲而孤  
母謝盛年苦節恃君以老君幼亦秀穎知學母子朝  
夕相砥礪業舉子無所成即棄去為弟子師養薄而  
共愉愉如也惟威卒時遺金尚盈斤舉授所親俾營  
什一資薪水爰之以空券見給君雖甚悔恨終不以  
語人性整潔几席書劍衣履具有常度恬澹謙柔外

若循俗無所可否而中心是非不衷毫髮其所交與  
雖賤微必盡款曲初善沈度書晚亦喜為韻語暇則  
往來仙屋梵宇間酬倡終日蕭然無營年七十三以  
嘉靖庚子三月二十八日卒其生則成化戊子八月  
十日也銘曰

元侯之功宜百代祀締昏王家漢宋襲執爰及鍾英  
壹芳載嗣多藏厚亾迺以傳世植爾子孫羅山永峙

明故王孺人東氏墓誌銘

乙未關中王子允寧與余同舉進士又同被選  
秘書比館試比席雅相慕重允寧時時為余  
說孺人賢既母太孺人來就養于京孺人從丁酉冬  
允寧以冊使出便道奉太孺人還關中孺人亦從  
遂留以養允寧以己亥春單車入復命再閱時而  
孺人之訃至矣允寧又詳綴其系行以屬余銘且謂  
余母辭按孺人姓東氏祖思忠四川按察副使父魯  
兵部車駕郎中蓋東氏世衣冠以詩禮教家孺人習  
焉又雅性端靜不喜逐諸女子嬉戲祖母某姓恭人  
憐而撫之曰是兒有食祿相必得佳婿已而識允寧  
於焦碩人所孺人遂昏王氏碩人允寧祖母也故善  
某姓恭人歲時數相過從允寧以童子與往云比歸

王氏業稍替時太孺人亦惡縮自疑吾新婦得無快  
快迺孺人承順委至共服惡茹糲無幾微不滿意諸  
所職愈慎以共太孺人用是噴噴嗟其遇內外姻父  
益敦和易于手至閨門嗚如也車駕君歿有頃孺人  
兄弟議析業母柳宜人欲為孺人分使召不往但持  
朱衣來遺稱宜人命孺人顧且咲曰朱衣耶秀才安  
庸此即他日不能自衣耶卒以故封復其顧義不妄  
取類此 贈檢討君之喪允寧方為弟子負意卓犖  
不能俯仰于時時亦無問費者遂踰年不克葬徒日  
夜深念憂戚孺人知之輒哀常所御簪珥授使為資  
又輒手自礫裂鎔之火示不吝惜藉是葬始有日矣  
允寧涉艱久取志益大以遠日務讀書為古文辭或  
矻矻夜繼孺人每坐傍側治女紅相之又稱說甘苦  
申微無怠如是十數年而王子遂以成名得微孺人  
有大助歟余又聞孺人知書有識度其發言往往當  
於事宜允寧不能詘也居常質約於世俗紛華了無  
徒羨心即貴服食僕御一如其素人或謂孺人宜享  
遐福乃竟止是悲夫孺人生正德丙寅九月二十一  
日以嘉靖己亥五月二十六日卒年三十四某年月  
日葬有二男子逢春長春皆不育銘曰

山石碌碌易毀惟玉羊腸之車夷道裂輻厥躋並服  
胡寧爾獨茁茁蘭芽載茁載剝霜露夏零本是用桔  
有賢不福終始于鞠茲歲旣卜爰復其璞我銘無文  
以綏令淑

王介婦華氏壙銘

余仲弟重道娶于華氏華氏婦以嘉靖庚子五月六  
日卒六月廿有三日訃始至京師余婦聞而驚且泣  
曰是曷宜有是是曷宜有是吾叔妣性婉靜端重宜  
壽迺不壽耶自其未歸時媪有從華氏來者頗道其  
事父母孝謹有一弟一女弟愛甚習女事足不踰壺

闕旣歸與吾朝夕舅姑左右問衣上食每見益共或  
吾舅姑少不安樂輒踈踏共語意恐恐不自釋平居  
有所可否不妄發言亦不爲大聲厲色蚤起盥櫛未  
竟已督諸女奴列坐治麻枲繹卉成布丈尺日有程  
雖寒暑無少怠冬非甚寒爐不火服飾不取費每昏  
時退自舅姑所使視叔妣何爲方呼燈促筐篋剪紉  
紉組或夜分猶然其勤儉亦天性也與吾居三數年  
無幾微方貞異同有語各盡情實憂疾相恤喜相慶  
也族里往來者不謂吾二人非一姓焉比來京師又  
時時相念不少置聞旣病猶數問伯妣何時當還庶

幾一相見死乃竟不相見也余聞而悲之會仲弟以狀來徵銘其事八九相符且曰婦華氏系出南齊孝子竇大父順父性傳邑庠生居興道鄉若干世為錫望族母江陰陳氏亦家世相埒其生為正德丙子十一月朔卒年二十有五為王氏婦八年凡五產子三男皆不育惟二女子在先是婦多病每產輒病數請樹妾弟猶豫未果至是廼不彌月而產產八日而遂以卒余讀其辭又甚悲聞將以卒之明年二月二十一日權窆于慧山祖塋之次余父所命也乃叙而銘之銘曰女德曷徵觀于所聚宜爾家人異姓同志豐耶嗇耶胡歸爾遽二十五年寔命之以爾復爾魄玄室其處永即爾安尚不忘爾後嗣

明王介婦顧氏墓誌銘

介婦顧姓邑之膠山人封刑部員外郎諱盛章之孫承事郎諱可賢之長女母繆氏其生以正德辛巳四月三日年十六歸于季弟邑庠生望道生子女各一人皆殤其卒以嘉靖庚子六月六日去予仲弟婦華氏之卒適一月時予方在京師仲弟為婦請銘予哀而許之至是予自京師歸季弟亦以狀請予益愴然不忍然不得辭也按狀婦雅性儉素勤恪自其父

家盛時以第宅與馬相高紛紜焜爍鼎食而綺衣牙  
籌滿前寂若無睹唯日事糾組績紡必以身先服御  
不喜華靡既為予家婦綜理益勤閨門之政密如尤  
能執婦道處妯娌以和雖僮僕群萃數百指莫敢有  
煩言焉承事君之厄于訟也仇家多徒鴟張而虎視  
時又弗值良有司進退跋扈予弟蚤夜奔命稍稍廢  
學婦感然不寧數相勞苦曰吾不能為緹縈如累君  
何已而承事君竟以憤懣發疾卒婦慟哭毀瘠見者  
歎曰誰謂承事君無子者承事君遺言畀以別宅一  
區及某鄉之田千畝婦不為意動間歸吾父語之曰  
而翁以無子故以是為汝分良宜顧而翁方不幸可  
因以為利耶婦涕泣唯唯退遂以田宅盡反諸母氏  
無靳色於乎婦生長華族無侈汰驕盈之習共於從  
令卻數千金之資不為係戀此皆婦德所難者可不  
謂賢歟生二十年而竟夭死哀哉予父命以卒之明  
年二月二十一日與仲弟婦同窆于慧山之新阡異  
塋實葉葵銘曰

貨財既聚見所爭天下攘攘為利奔嗟爾婦德堪儀  
刑千金一言敝屣輕生則無祿考歿廼永寧

明故顧孺人墓志銘

孺人太醫院御醫錢君春林配也錢君自嘉靖壬午  
以名醫起家至甲午遷御醫進直 聖濟殿孺人從  
事京邸久之君有節菴翁之喪解去辛丑服闋始復  
來明年壬寅孺人迺又至至未幾卒七月二十六日  
也往余嘗與君同里居孺人之卒余吊之君既命其  
子玄齡奉其柩歸吳卜葬於杜宇山之新阡粵癸卯  
某月日吉先期手玄齡所乞翰林吉士嚴君所為狀  
以泣請 銘於余蓋猶以同里故余不能辭也按狀  
孺人長洲名族有世德父伯和母陸氏夙稟懿訓婉  
嫵有儀御醫君既失前配遴而聘焉始君父世菴以  
弟節菴無子以君後節菴節菴翁素嚴毅厥配鄭孺  
人性亦專慈孺人相君周旋祇服弗怠外內咸安之  
逮君獲以祿養節菴翁孺人益朝夕恪勤婦道有疾  
必親侍湯藥至顛天祈以身代君醫術既精明名傾  
播紳間水瘵者戶屢雜襲孺人時時語君醫生道也  
母以緩亟母以厚薄必盡其情使勿憾用是君名又  
日大起孺人與有贊焉孺人雅性素約不為華侈之  
飾經紀間以內事具有恒度教其子玄齡革動以禮義  
待女若婦尤委悉有恩先是玄齡之婦卒孺人哭之  
慟兩越月竟以不起人哀其慈云孺人生於弘治己

西四月初三日春秋五十有四子男三長即玄齡順  
天府學生娶沈河南布政杰孫女次昌齡太醫院醫  
士娶張太醫院判承宗女次永齡娶張蘇州衛指揮  
使瑀女女二長嫁蘇州衛鎮撫徐露次嫁太醫院醫  
士張子貫孫男一好禮玄齡出孫女四俱幼銘曰  
不知其婦言視其夫謙誼之度是惟刑于迺惠迺溫  
婦婦姑姑委祿順終首立于吳鑄石幽宮爾善永孚  
表

封文林郎蕭山縣知縣東涯張翁墓表

於乎自先王之政不行而民始有不獲其所者生無  
養死無藏重之以水旱癘疫之災則號呼頓踣僵腐  
於溝壑之間者相隨屬也犬狐野豕白晝而爭人之  
齒而烏鳶翔於水上與河魚競飽雖有惻隱之心一  
過怵然哀之再見則習而忘焉其不仁甚者雖其親  
戚宗黨知舊知其主名居止而莫之相收恤夫固以  
爲非已責也或諉曰吾力不足也余悲之久矣比數  
年來水旱癘疫不時作而民又非有所仰于寬政以  
生蒙袂而丐于市者屢大小相續然余行邑中則固  
無有死于道路者以爲皆轉徙于四鄰則又非理矣  
旣而聞諸邑人曰噫嘻此張翁之德也翁司諫張君

之父司諫君嘗令蕭山有惠政蕭山之民歌之

天子嘉其最以為司諫未數月以直諫罷歸君之歸也翁迎謂之曰死諫爾職也然吾夫婦老矣天子以餘生畀汝此洪恩也他日則又曰吾嘗一入蕭山知汝有德於蕭山之民夫士苟可以澤物不必有祿位雖不能生死者然猶可以使其有歸而不憾汝其推蕭山之餘以惠吾邑之人終以母急乃出一圖授司諫君以墨規其上幾數千曰自今死無歸者必於我乎棺每棺一人則於規中識月日焉期滿數乃更為圖有不及棺者備貧人完而瘞之而優計其工於是貧人日覘伺其邑中之死而未瘞者持錘走翁所無遠近必如翁指久之環數百里間雖甚凶歲而水無流葦野無遺骼則翁之為之也於乎翁可不謂古之仁人哉余一日過司諫君問之前後所收已數千百人矣夫奪人於魚鳶狐犬之腹而壞庇之使游魂殘魄各得其所安其德厚不啻能生死者而世顧莫之能行豈非以枯骨為無知雖有祿位為民父母者猶或難之與余於是數嘆慕翁以翁為仁人也司諫君又每為余言翁少貧困學稍後時然有奇志銳然欲以功名自見日夜誦讀至醫卜星曆堪輿佛老家

言罔不涉獵性勤慤鄉人往往樂得翁為弟子師翁亦樂以其所嘗學與其所以教子弟者以教鄉人子弟故彬彬多成材平生外和内剛審於義利輕重之辨遇人無貧富貴賤皆能不失其意聚外氏之孤而衣食之有稱貨不能償者召而與之券其喜施而恤窮蓋亦素所志也司諫君之為蕭山也翁奉 詔如

其官封然終抑抑自將出不與馬晚得痔病起居為艱司諫君嘗躬抱持之後又病歎逆每發必以十日晝夜有聲其少間也亦必十日乃復發如是者三年竟以乙巳閏二月癸未卒年七十三卒之前數日有吉祥既含歛四體猶柔軟識者以為翁好德之報云爾諱獻可字廷諫別號東涯配孺人周氏與翁同封子男一即司諫君選娶顧氏繼華氏鄆氏女二適朱仲武惠繡孫男一應科娶尤氏女七許嫁庠生宋儒殤其次許鄭邦係華孟珍黃學憲吳申錫又其次許喻永齡亦殤又其次許余季弟信道司諫君與余父同登己丑榜進士雅相契重故翁之葬司諫君欲得余文表諸墓隧余方以病謝文翰然義不可辭為書其嘗所敬慕於翁與所聞於司諫君者而歸之若其世系姻族與夫生卒歲月之詳則別有誌者不書

狀

唐氏行狀

孺人姓唐氏常之武進人戶科給事中曾可先生諱貴之孫永州府太守有懷翁之第三女也母贈宜人宜與任氏有懷翁與吾父同上春官一見相得甚有婚姻之約故孺人歸于我翁吾常禮法名家任宜人尤善綱紀內政愛而能教諸子女皆敏惠夙成孺人年五六歲時已解為纂繡組紉諸女工其兄應德君既就學則又效其佔畢習字書應德君喜其聰警每曰惜女不為丈夫子當遂亢吾宗比長益知書識古今又雅性孝謹動必咨於姆訓自吾父母及妯娌姻族內外皆安之始入門猶及事吾祖贈戶部主事約齋府君吾祖喜曰得婦若此足慰吾老眼矣予未有子孺人方盛年然數以為憂一日自歸寧從一女子俱還顧謂予曰君太宗之後也不可以不亟圖此於卜相皆宜子吾故為君聘之既乃時時為理笄櫛膏沐飾容止唯恐其不得子意也歲庚子子兩弟相繼喪婦孺人適從予京師泣且請曰日所以來以叔姒實朝夕吾舅姑側耳今安能久留此乎予遂以是歲陳情歸省又明年兩弟各繼有室孺人以復從予如

京師將行吾父母撫予曰吾二人齒髮若此此別也無遠三載孺人聞之大感動至京迺數以歸期訊予予遲之孺人輒請前發曰以堅君志竟以甲辰三月歸歸時舟中人病寒熱者相繼孺人憂且悴故抵家未匝月而病病幾再旬而卒不起於乎哀哉孺人之既歸也吾父以舊所居囂隘欲處之別宅孺人辭不可曰凡所爲歸者以奉吾大人耳即少遠左右其何以共婦事且非吾夫子意也孺人事予十七年從宦者十年然服御一不改其素以予祿入之薄非歲時賓燕食不設重肉或予偶飯於他所孺人輒爲蔬具問之第曰吾適不喜肉耳至于所飲食滋味必手調或一飯數起聞病旣憤索杯羹嘗之以爲旨目女奴使進予所蓋猶其平日事也於乎哀哉嘗言人生衣食各有定祿溢其分則易竭吾欲使常有餘故不敢取費耳於乎迺又終不祿也豈予德薄而厚饗天故以爲孺人嗇耶予素簡默室中無外言然物情臧否或人事隱顯得失親賓往來禮文䟽數之節取予進退之宜時以一二觀孺人孺人言之未嘗不中肯綮也平居不爲褻語情容雖遇僮使亦無妄喜怒予有微過則孺人終日不自得或一事稍善未嘗不從史

其間蓋孺人於予有友道焉終孺人之生蚤作夜思  
綜理纖密予不復問門以內事然孺人必以請於予  
示有從也於乎孰謂天竟奪吾良友耶孺人生於正  
德壬申五月朔以嘉靖甲辰五月二十一日卒年纔  
三十有三耳子男一化弘聘太學生安子介女二  
俱幼其一从母陸氏孺人故所聘也於乎予爲薄祿  
所縻不克偕孺人以歸使携諸兒遠涉數千里之險  
迺孺人之歿又不克一言與訣計聞留滯數月始得  
歸則塵滿總帷涼溫變節矣撫棺長慟竟何及哉竟  
何及哉獨計乞銘於

聞人以爲不朽之圖庶可少憫幽泉未瞑之目敢先  
窀穸之期而以請于下執事惟  
執事其憐而許之

先人嘗輯國史考六部畧刪正五代史春秋國  
編唐詩類編惜以蚤世間未成書書成者亦  
一不及梓所遺詩文藁散逸之餘僅存若干  
篇弘念手澤寶藏之久矣幼孫不能讀父書  
且卒卒業學朝也丙子夏五居憂暇日戲篋  
捧誦教警數過因鋟諸木凡得詩五卷文七

卷附錄一卷為卷什有三噫斯集也歷三十  
年餘始出者知

先人雅志匪徒歆以文采自表見也刻此庶減  
弘不仁之罪云若其成一家言可以垂不朽  
事賴有

諸老先生之言在余小子何敢與知焉

男化弘頓首百拜敬識於

嘉樂堂中

校刻具茨先生文集卷之七 萬曆戊寅歲梓

續王具茨文集卷八

充國不欲歸功二將

天下之事有必然有當然必然者理也當然者情也  
情可以徇理而理不可以徇情是故君子可貴可賤  
可生可死而其言終不可奪者要諸理而已理固有  
必出於此必不可出於彼者出於此則濟雖不幸而  
敗無恤也出於彼則弗濟雖幸而不敗無取也况其  
已然之效出於此而濟者已具可見顧乃避一時之  
嫌推以自遠而姑反常以徼名徇情以貶理豈惟誣  
人抑亦自誣而已吾於漢之充國有取焉方其誅先

零下罕开釋兵振旅策馬而入京師其功名固已籍籍滿朝廷矣於是而修退讓之節為古人之事豈非士之所貴而俗之所謂長者然歟故當時之愛充國者欲其稱武賢譽延壽一歸之功而已弗居焉是亦一說也傳曰世之治也君子讓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諛慝黜遠由不爭也嘗觀晉之三卿歸自克楚而其遜功之言若出一口不曰君所教也士用命也則曰庚所命耳變之制耳君子是以多讓卻范文子之不伐也艾會渾濬之爭古今以為大耻故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讓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豈非處功名者之一大律度哉然吾聞之君子不以變易常不以身先國不以近忘遠不以小遺大浩星賜之言謂之愛充國則可爾謂之知充國則未也何則當時西羗之叛其於中國不啻若疥癬而生事喜功者輒欲一舉而剷殄滅之噫亦甚快矣豈知用師之道固以還定安集為期殺人以逞以徼幸於一時之功固仁人之所隱耳而謂我充國為之乎屯田之疏凡四三上而異議者始一息喙而終不能止破羗疆夸之師充國之功其不撓於二子者幾希矣正使不幸而師老於田虜稽於誅妨我農功索我士氣坐

食罷敝而一無成功焉微破羗疆弩之師誠罔攸濟  
然而釋懷柔務戰攻委良圖從少筭是直可以僥倖  
而不可以萬全吾雖無功猶欲為天子一明言之使  
後舉者無以辛許藉口雖天子不察而以忌功疑我  
亦甘心爾今也先零破散而罕开之屬竟不煩兵而  
下則天子亦既信老臣之言為不誣而知兵事之不  
可不圖其萬全矣而乃避矜功之小嫌忘經國之遠  
畧舍必然之常理沽讓善之虛名其所以謀其身者  
亦得矣而何以為漢家久遠計哉昔者嘗讀秦史記  
至殺之師穆公利鄭管籥介三帥而潛趨焉時惟蹇  
叔入則諫諸朝出則哭而送之野曰吾見師之出而  
不見其入也既而晉以先軫之力卒阨而殲諸殺墓  
木未拱而蹇叔之言信矣秦誓之作大都以違良士  
任勇夫信諛言為深悔然則為蹇叔計者亦將終以  
孟明之舉為得策哉理固有所不可易功固有所不  
必讓老成謀國其胸中各有定見蹇叔以不用敗充  
國以用而成其不可要皆有必然者而何暇徇人  
之情以求名耶甚矣浩星賜之非知充國也為人臣  
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已欲以讓為名而使吾國  
家蒙無窮之禍此固不俟智者而後能計其失得矣

漢宣之立去武帝猶未甚遠呻吟之聲創痍罷病之卒其絕於耳目未久也藉使衛霍公孫之屬得一充國焉豈不可以少抑武帝之銳而動其天而何忍以數百萬之師為胡鬼哉而輪臺之詔又何至末年而始下哉故吾謂充國之為漢將有數善焉以恩信招羗人而不果於殺仁也休兵屯田不血刃而罕开服焉畧也料羗虜之必破智也慮及國家而不為身謀忠也漢一代老成之將誠未有出充國之右者易曰師貞丈人吉充國以之

真為伏節死義之舉

君子之消亂也於其治不於其亂而其知人也於其始不於其終誠以禍機之伏每無常形而忠義之在人則固未嘗不素定也明主知其然故常用其素定之忠義而制其未然之亂焉此其保邦之畧存乎用俊之明要不得亂生而後為之防忠義已成而始識其人之有益於人國也故曰始之不圖終悔無及唐之玄宗良可歎已昔者常怪唐虞之盛外而百辟內而卿士莫不濟濟焉師師焉相安於無事而無一節義之士挺然於其間豈其人之不後世若哉蓋至於夏商之季而後龍逢比干夷齊之徒出焉言激而

危志貞而固其所以自靖自獻以無負乎當時無愧於天下後世者初不敢一毫自愛其身君子於是而傷世道之不幸矣夫忠義之來根於天體於人成於性不以生死存亡不以古今有無用之於治世則為嘉謀嘉猷正道直行其身與忠義而俱存焉者唐虞之臣是也用之於亂世則為危言危行精忠勁節其身以忠義而自殉者夏商以後諸臣是也然而君子不以是為死忠義者之不幸而深以為當時國家惜者何歟宋之范景仁有言古之君子消亂於未萌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吾是以知忠義之不幸在國家而不在于臣子也然世之人主其慮淺而術疎方其承平閑暇之時莫不侈心縱欲以從事於聲色狗馬之間晏然自以為天下莫敢謀也一時載高位食厚祿者非其私昵近倖則其外親小童而凡才猷之士不貳心之臣一不見錄有或昌言而顯爭之則輒斥去不用及其危機潛伏禍亂既成而彼偏方下邑平日未嘗一識天子之面而受其榮施者乃始任其難而委身焉此正韓非之所謂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者而何以為天下國家哉夫制之於未然者其勢順而

易救之於已敗者其勢逆而難順而易故忠義無迹而隱然為國家之益焉逆而難則忠義之在臣子者非不足以自韃其身而國家之受弊深矣昔人嘗曰蹇叔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唐之玄宗良可歎哉天寶之際溺於晏安祿山首亂而河北無一義士賴有巡遠杲卿天與忠義孤城守死蓋凜然為國之重然考其名位爵祿則不過一守一令之微而已夫以使之之病也任之之重也而魯之負杖者猶不難其死焉數子名位雖下要亦朝廷一命官食君祿而死其難蓋無足怪者吾獨惜明皇委用之不早也當時祿山之必反張曲江嘗爭之矣帝固不以為然也九齡之忠義即巡遠杲卿之儔耳使其不先祿山之亂而死安知死祿山者不又有一九齡哉曲江之祭即其所以歎息於真卿者也噫亦晚矣此先儒所以推明皇之亂不在於祿山之反之日而在於罷九齡相林甫之年也使九齡而常在朝則安知巡遠杲卿之流不由之而彙征而開元之治其復還矣雖然明皇嘗任姚宋矣嘗任韓休張九齡矣其所以用君子而不克終任小人而致大亂者良以居位日久有所蔽惑而然耳故曰為國有九經以尊賢為重

尊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為先旨哉言矣

萬世相天下之法

古今之論相道者其說不一以道德言者曰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此孟軻氏之說而傳說諸人實為之以節行言者曰立天下之大節而後能辦天下之大事此蘇氏之說而伊尹實為之以才能言者曰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此董晉氏之說而房杜之屬實為之以大體言者曰不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而獨論討其大經焉此柳氏之說而曹參丙吉之徒實為之夫輔之以道德貞之以節行宏之以大體而經緯之以才若是則於相天下之法亦幾矣而論者猶有取於孔明之四言以為是萬世相天下之法何哉吾知之矣荀子曰臣之於君也無適而非命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世之人臣類多懷是心焉以事其君故其所以奔走而服勤者要不過相持以分相縻以祿利而非有所謂繾綣不容己之情焉於是乎有曲學阿世躐取高位而假經術以文其姦者矣於是乎有優游充位伴食自容而借鎮俗以飾其愚者矣於是乎有重厚可任不學無術而藉粗才以成其功者矣於是乎有剛愎自用妬賢嫉能

而蒙主心以行其私者矣如是而猶欲以所謂四言者望之不亦類於持方柄欲內圓鑿也哉吾是以尤夫相道之不立未必皆夫人之過而君子者不能昭之訓而啟其衷也夫四言者何也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也是道也夫人不能知而孔明知之噫是可以昭萬世之訓而為之法矣今夫所謂相者其上為天子之所仰成其下為百官之所承式其內為萬民之所倚以為安危而其外為四夷八方之所觀望以為順逆去就此其為責亦甚重且大矣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大臣所以貳也而可以姦私且愚者為之哉有志於相天下者夫亦即孔明而法之耳蓋其於玄德枉駕之初即慨然以驅馳自許歷二十一年而無變度易慮焉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其忠精至今可想也是故取益州而天下不以為貪兄弟各一主而百姓不以為貳昭烈臨崩有君可自取之言而亮亦不以為嫌何哉惟其誠耳左右昭烈父子立國巴蜀中外之事罔不經理綜畫而於身及家曾不一措念是故容法正用士元而人不以為比廢李嚴廖立殺馬謖而人不以為專何哉惟其公耳至其

自表於後主每以彼之禕允等為言而作教與下拳拳於徐元直董幼宰之勤渠曰違覆而得中是棄敝驕而獲珠玉也於主簿楊顛之諫生既謝之死又哭之其為心何如哉所謂集衆思廣忠益者孔明又自得之矣相天下者不於孔明而誰法哉雖然盡大臣之道宜建大臣之業而孔明猶不能佐昭烈而王何歟此世之以成敗論人物者所由滋惑也要之孔明之可法者相道也而其不能成業者時與勢實為之也君子亦惟其道而已而奚以時勢為哉孟子謂滕君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是知滕不能王而王者之法固存於滕孔明不能佐其君以王而王佐之法固存於孔明矣君子其無以成敗論人物哉

管仲致慟於鮑叔

君子以其所可必者責之已而不以其所不可必者責之人故屈伸得失一無能動其情焉夫人之難知尚矣人之於我則亦我之於人也我之於人不可必知而欲責人之必我知焉亦常常之見爾夫子曰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蓋所以求為可知者乃吾之所能自必吾且責已之不暇而暇計夫人之知我與

否也與哉然責已之士世不一二而知已之說古今  
以為口實者何歟噫亦有自矣夫一介之士生於窮  
巷長於白屋其始莫不頓蹙齟齬困鬱離騷有不能  
自免於寒飢者一朝遇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而  
遂釋羈紲弛負擔致身卿相彼其視窮阨時不啻若  
異世事自非大有見者亦安能不為之動心哉夫遇  
以國士此豫讓之所以死智伯也早不能用急而求  
之此燭之武所以有辭於其君也士固薄於不知已  
而厚於知己者故曰士為知己死女為說已容何獨  
一管仲鮑叔哉雖然古之人無有也其原起於春秋

戰國之士奔走形勢其足跡交於公卿貴人之門冀  
一托身而自售焉得之則揚揚然喜一不遇則蕭然  
悴悵然恨望爾吾聞辨士之善喻者曰驥之齒至矣  
服蓋車上太行蹄伸膝折尾湛胼潰遷延負棘而不  
能上伯樂一見而覆以紵衣乃始俯而噴仰而鳴聲  
達於天若出金石蓋其心誠以伯樂望之人而不量  
其身之非驥也故郢人死則匠石輟斤而不斲伯牙  
之琴絕絃破軫而不更鼓者以世之不復有子期爾  
於乎此士之所以貴知己也而豈知聖賢之所以自  
處固不若是耶昔者舜固一歷山之野人也堯舉之

而位以司徒授以百揆既乃老而禪之天下焉自後世之士得之宜何如其為感而舜曾不以其動其情者彼誠大有見耳仲尼之在春秋周流於齊魯宋衛楚蔡之間車轍幾半天下而曾不一大遇當時之知孔子者曾有孟僖衛有伯玉孔子亦聽之而已夫天生聖賢責任有在而豈區區由一人之私哉吾是以知舜孔之非恃施也故曰養其才天下無窮士成其德古今無棄賢正使一人不知而天下自有知之者天下不知而後世亦自有知之者通塞時也屈伸勢也遇不遇命也而何能舍其所以自信而求人之信汲汲焉為欣戚累耶管鮑之事世多道之觀仲所自謂見知於鮑叔者曰貪而知其貪也怯於戰而知其為親也三仕見逐而知其不遭時也遺子糾不能死而知其不修小節也甚矣叔之知夷吾也當時射鉤之恨桓有殺仲之心矣鮑叔歷道其五事之賢詐而請諸魯於是解束縛就釁沐未幾而命為卿尊為仲父舉齊國惟仲之聽焉允其所以顯庸而尊遂者秋毫皆鮑叔力也仲其敢忘諸乎吾則以為不然古之聖賢其心事可以表天日其素行可以質鬼神明白而無疑正大而足以取信於天下萬世故用之臨財

而廉用之戰陣而勇用之事君而合用之死生而審其所為其所不為要可使天下共知之耳而何藉於一鮑叔哉不然則鮑叔能知其為貧與親諸不得已之故而其貪其怯其忘君事讐至今猶昭昭在人耳目固不以一鮑叔之知而盡信之也吾是以知聖賢之所以責於己者重而望於人者輕耳世之人類以為名必有所托而後起功必得所主而後成倉蠅之飛遠不尋丈止驥尾則一日而千里焉其所附然也故馬遷謂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不能施於後世噫亦淺之為丈夫也吾知吾之所以自立而已而又知人何哉雖然夫子固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管仲慟鮑叔魏之游雅以嘗失知高允而自訟云爾蓋當時崔浩嘗謂允之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而雅之心亦以為然然方浩之得罪戰慄不能一言而高允獨敷析其是非卒有以悟主心而活數百人之族以是而知其矯矯也揖宗愛於王公趨拜之中蓋挺然不為威屈以是而知其風節也况於忠不欺君貞不徇太子義不負翟黑忘崔浩又有知之而不盡者乎此雅之所以悔恨於知人之未明也故嘗謂知己之許在鮑叔而不在管仲不

知人之啓游雅可以自責而高允不可以責人謹論  
垂世立教之大典

論曰讀大學書而後知聖賢憂天下之深也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其所以引之表儀陳之常道約之以法制使無失其固有者蓋已莫不煥然其大明卓然其有定士之生於斯時者童而習焉終身而勉強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而何俟乎詔之以言也聖王不作而學校廢前日之所以維持紀綱乎天下者至是而蕩然無復存者矣嗚呼君子以是而悼周之衰也夫大道湮則邪說起正教弛則異學行而人心之壞斯極矣斯時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則夫進而淑之人退而明之書吾夫子固無以自逭其任於天下后世矣韓子曰上而為君故其事行下而為臣故其說長噫說非夫子之得已也憂夫教之不立而天下後世將無有不得其門而入者乎將無有荒唐其詞以溺人而使之不自覺者乎將無有艱難險危其說以阻人之進者乎將無有為之不以其漸造之不自其端而終身擾擾焉以求之者乎而夫子之憂滋甚矣嗚呼此固大學之書之所以作也此固朱子所謂垂世立教之大典也自今觀之先之以明德則為

格物為致知為誠意正心而脩身推之以新民則為齊家為治國平天下述之而為經釋之而為傳而孔曾相與講明之功於是為大矣夷考學記諸篇大抵述其所以教之之規與夫學之之益而入德之方並教之法則舍大學一篇無所於考夫提其綱領而先焉所以為之使其易知也舉其條目而詳焉所以導之使其易從也其進之有序則其施之也不悖矣其為之有本則其求之也不拂矣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古昔聖王之教雖不必其常存於天下而有志者因是考焉亦庶幾其無遺法矣乎吾夫子憂天下之心蓋至是而可以少自慰也人之言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若夫子者其果止於立言非耶憂以起思思以立意以立言言以立典典以立教教得而天下後世無有不得其所者矣嗚呼萬世之下其將仰而慕曰吾夫子之德也鼓舞其澤而思曰吾夫子之功也謂果止於立言否耶抑嘗謂中庸之所謂脩道所以原立教之本也論語之所謂富而教之所以定立教之時也孟子之所謂庠序學校所以設立教之地也得其本得其時得其地而後舉

其法則立教之方盡矣大學所以挈其綱領論孟所以盡其精微中庸所以極其歸趣先之大學參之論孟而復會其極於中庸則入教之等盡矣愚敢以立教之方為上之人告以入教之等為學者告

簾遠堂高

人臣而欲導君以尊禮其臣者必先有以伸其尊於君而後其說可行矣何則人之情莫不好自尊大而況於履天子之位居天下之上其自視為何如也其心以為朝廷之上所奔走而趨事者皆利賴乎我者也抑而下之卑而使之彼亦未必不於我乎甘心焉臣之分愈卑則君之尊益甚而吾晏然而位於上信乎天下之一人矣於此而欲導之使尊其臣彼固不能不疑於彼屈而此伸而吾之所以欲尊其臣顧類於欲卑其君者矣夫必先伸其尊於君而後入之說焉則其君樂於自尊而吾之說或始可以動其聽賈生太息於文帝之朝而曰簾遠地則堂高嗚呼其亦可謂善喻矣其亦可謂善導君矣何者君之於臣非徒以分相使而已也亦以勢相維持云耳記曰刑不上大夫又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古之人君所以必隆其禮於臣豈過卑以下其臣哉天下之

所仰視遠方之所觀望蠻夷之所四面而內向者君  
之下臣而已矣元首股肱言乎其相須也手足腹心  
言乎其一體也故臣之勢既卑則主之勢亦降勢降  
則威奪威奪則命犯命犯則政弛于是而有悖逆無  
上之人焉于是而有僭亂不軌之事焉皆自夫卑臣  
始也故人主之欲卑其臣而求自尊者亦弗思之甚  
矣夷其陞而求其堂之崇世界有是禮哉揚子曰周  
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卑臣之說自秦人之作俑也  
秦行之叔孫通陋儒襲之當時高祖方自喜其為天  
子之貴而豈知騎項之態益足為天下笑哉故臣卑  
而君亦卑矣文帝之時沿漢初而不變者也朝廷之  
上固有朝縉紳暮繹綫身未違君側已粹而之園土  
者區區獄吏豈固貴於諸侯哉而所以使之俯首下  
氣於牘背之視者亦辱之深矣嗚呼此誼之所以愈  
憊而太息也然方當尊君卑臣之時而首倡為尊臣  
之說焉此其君得無駭而不信耶故故之以昌言之  
拜則疑於迂告之以畏相之事則疑於妄語之以伯  
父叔父之呼則疑於僭誼之為說亦難矣夫織薄之  
徒吹蕭之夫固亦未足多重然既舉而加諸上位則  
固民望之攸歸也聖人之制禮也豈為一人惜哉廉

遠堂高之說吾故以誼為善喻也吾故以為善導其君也名尊其臣而實所以自尊雖微文帝亦審有必從者矣雖然吾猶惜誼之生之晚也觀漢之俗大抵多蹈秦故而誼亦數推其首禍於秦如教太子如律令刑罰如德色評語之薄俗不一而足使誼之說聞於始皇之時則庶乎可以深絕其源而不至於甚敝及文帝之時而後求之故所喻者一文帝而已未幾而釋之以名臣死淮南晁錯以近臣斬東市亞父又以取筋之慙見殺矣彼景帝者豈亦習見夫秦俗之常而不能近守文帝之家法故耶嗚呼吾是以深惜誼之不生於秦也吾是以深惜誼之說不聞於秦也謹論

### 三代遺直

士之所以上附於古人者必其能立天下之大節端天下之大本以享天下之全名而一行之稱弗與焉大節者何君臣之義是也大本者何君心是也全名者何德業聞望昭於一時表於後世天下之人仰而慕之而不可以一二名焉者也有大節然後可以服天下端大本然後可以化天下而天下之全名於我乎享焉斯則可進於古君子矣然則非後世之臣三

代之臣也嗚呼是弗之盡而徒以一直名焉此吾之所以不滿於魏文貞也是所謂一行之稱予之而不盡予者也昔子產之卒也孔子以為古之遺直而後世之論孔明者亦以三代遺才稱之徵之為遺直也亦若是而已而君子何過之深也噫君子之論人非好論人也論諸古者所以訓諸今也吾恐世之徇於直而忘其大節之當立也而忘其大本之當正也而何能為一徵惜耶嘗觀徵之於太宗也糾過繩違諫無虛日賀有唐者衆矣賜之金帛以旌其忠列之屏幃以紀其言方諸鑑擬諸韋絃以頌其益不惟徵以直自許而太宗固亦以直許徵當時之臣固有事太宗三十年而無言及獻替者徵其不為唐室之翹楚耶謂之曰三代遺直夫奚議然吾聞之人臣事君有死無二乃辟也徵也名在建成有年數矣古之人有言曰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如是而後無媿於天下之大節也玄武之變豈徵也苟生之時乎存而臣之沒而背去之顧僕僕焉為讐人役徵其有覩面目矣田舍翁之殺碑之仆徵固以是取輕於太宗也故伊川謂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大義蓋有以識此矣大節之弗植奚直之

云乎至於貞觀之治僅止於米斗三錢外戶不閉而不能列於三代之隆甚則內亂之辱外夷之侮更不免後人嗤笑徵固與有責矣君心之弗正而徒區區於行政用人之間抑末也孟子曰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徵其嘗講之乎心之未格是大本之弗端也又何以其直乎哉不然則人將曰是三代之臣也是伊傅之亞匹而周召畢榮之儔也而何止以一直名耶徵之徒以一直名是吾所謂一行之称予之而不盡予者也嗚呼繩之以三代徵固未得為純臣自後世求之要亦未可以厚責也直道如徵善論天下事如徵侃侃焉為後世之所尊信如徵漢唐而下誠亦未暇多見觀人者固當于是乎取節矣故曰論徵之大而責其全徵固僅得為遺直責徵之全而忘其直則愚亦不免有遺論

願為良臣

古人有愛君之心者知欲與其君相安於無事而不欲自為功以干天下之譽也夫臣之事君其事不一而其心亦不一也彼君安共其榮而國危不與其憂如鄙夫憚人者固未足多諂而乃有幸天下之有事以自名其忠於後世者獨何心哉古人愛君之心於

是乎可識矣魏文貞之對太宗也曰願使臣為良臣  
無為忠臣嗚呼是豈薄龍逢羞比干而竊自附於臯  
陶稷契之列以夸毗於君也哉觀徵之言者蓋不當  
泥其截然分別之過於忠良之間而藹然忠愛之旨  
固當識之於言意之表矣君子之事君也治而相安  
焉亂而致身焉惟其時而已武子不求生事於有道  
之朝而於衛成之季獨周旋焉則今日之良臣亦他  
日之忠臣耳而臣之所以自居者則固不得不去彼  
而取此徵之言其有見哉去國以遠害誠潔矣弗愛  
吾君故不忍委身以致命誠難矣無益吾國故不為  
擇而取之君子於是乎有在徵其不為良臣而將誰  
為耶上下相安不動聲色使天下陰受其賜而吾無  
所與其功焉徵之願於是乎畢矣析檻牽裾皆出下  
策而況於剖心之事耶名在我而禍在君徵也其忍  
言之臣之於君非以其強言敢諫為難而歆之以堯  
舜使其有好之不已而能常保夫治者斯為可貴也  
故有稷契臯陶之臣而自無龍逢比干之事使其先  
有意於地下之從遊而自諉於言合稷契謀合臯陶  
之未能焉則事變之末吾恐其不免於亡羊補牢之  
悔而吾身與國其偕亡矣徵之言其有見哉其誠有

愛君之心哉太宗初政亦稍可觀而末年志怠弗克有終若徵者糾過繩違諫爭已任輔政得人賀有唐者衆矣韋弦之比屏幃之列庶哉乎言聽諫行者而仁義之說卒致天下於治安者徵尤大有力焉嗚呼徵其可謂不負其志者哉當時如劉洎以堅貞名褚亮以鯁亮著而馬周之論列又表表于時皆不可謂其無意於太宗者而忠良之說均未及焉則徵又獨有得矣雖然徵有稷契臯陶之心矣而未聞道也格心之學徵其嘗講之耶故當時之治雖小康而內亂之辱外夷之侮終不免為後人嗤笑則徵亦與有責矣况夫翦鬚之意雖美而田舍翁之殺終菑諸心故鑑亡而碑亦旋仆矣其身之不保而何以能善君之後耶是故欲為稷契臯陶之臣者尤不可不知稷契臯陶之道

行冲請除藥物之末

論曰求士者以相成為賢知道者以相濟為務故下之於上也不徇其所長而輔其所短而大人君子之有志於天下者亦每每求其所不足而不安於其所餘者彼誠知自律也故曰言不期逆順期於利行味不期甘苦期於衛生不然則彼以便柔為佳士此

以容容為得計而相濟相成之道亡矣而何以其士  
為哉夫論行而結交者蚤知之士也虛已以成業者  
忠正之輔也然世之大臣其佞媚從吏之士常有餘  
而蹇諤之士常不足成侯之美其不如城北徐公固  
也而一時容其門下者莫不以為過之何哉蔽於求  
耳元行冲之於仁傑乃獨有不然者其言於梁公曰  
明公之門珍珠多矣元冲請脩藥物之末此豈非能  
以相濟為務輔其所短而不徇其所長者乎夫以大  
臣如仁傑宜若可以勿藥矣而行冲之所以惓惓者  
殆未可遂謂之過慮也美矣不如惡石此臧大夫之

所以致慟於孟孫苟惟其愛已之是徇而不知其害  
焉則純之涕為無從已行冲其能無意乎今夫上之  
人所貴於士者非徒欲其游揚令名譽道功德習為  
依阿軟美之詞俯仰諛脇諧婉之態苟以取悅目前  
而鼓脣吻弄筆墨飾容觀逐班行佞心覲覲進云則  
進退云則退者又豈知道之士之所甘心於其上哉  
然而為羊皮者比肩為狐腋者不一二下日以諂上  
日以驕而天下之事日以益壞其平日之所以自尊  
而快意者適所以養成今日之病而已蓋嘗見有富  
厚之家盛奉養竭滋味煎熬熾灸惟嚙口是務非躬

蔡莫陳非遐方異物莫御此其視參苓並朮真若升  
髦土梗無所用之一旦氣失其平而疾攻其內則其  
平日方丈之珍九鼎之實一不足濟而牛溲馬勃顧  
有貴於熊蹯豹胎者矣何者物各有適用各有宜平  
則養疾則攻此固理身之常道而君子之所以砥行  
立功者亦若是而已昔嘗有桓侯者方其疾之在腠  
理腸胃而不治以為醫之好利而誣之耳及其疾深  
而覺痛則越人之逸去久矣而尚可救藥乎哉吾以  
是知行冲之不能無意於仁傑也當是之時女主恣  
睢於上酷吏羅織於下虐焰熏灼以鉗缺刀鋸待天  
下之士士之以無辜逮戮者不可選數英才碩望陷  
疑似而赤其族者相屬也仁傑以區區唐室舊臣處  
於其間亦危矣夫自其孝之行於事親也庶之著於  
律身也義之激於代僚友而任患也仁之昭於雪無  
罪也直之切切於無濫刑無崇飾異端之諫也明之  
見於舉親也而精忠大節尤有不可以一二言者此  
非必行冲之心知其無所事藥雖仁傑亦自知之矣  
獨計以為知者不觀能以速禍忠臣不危身以圖功  
唐嗣之弗殄繁仁傑是賴苟為不能深自韜晦密其  
機緩其為而以虛名結主疑以危言賈戮則功不建

社稷家先無炊火此固行冲之所深憂也歟此固行冲之所欲陰藥而預防之者歟卒之母子天性之言復而不厭直而不訐曲而不諂柔而不憚而唐之正朔遂復其魄雖其授龍洗光功固有在吾謂行冲亦與有力焉耳矣雖然行冲者藥也儲之者仁傑也藥籠中物仁傑之所儲富矣其所以自醫者有餘矣故一旦出之以醫國而武氏之墨守發焉廬陵之廢疾起焉李氏社稷之膏肓鍼焉一脉既活大命斯還然後知東之彥範輩真強劑而仁傑之所儲為有賴也故愚嘗為之說曰行冲之藥不驗於攻仁傑之時而驗於復唐祚之日仁傑之藥不驗於復唐祚之日而驗於授五龍之時謹論

擬宋范祖禹進三經要語表

伏以

學典始終事莫先於稽古道存精一義尤切於纂言爰資

時習之勤庶廣

日新之益動關

君德喜洽臣隣臣祖禹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紀言專乎右史六經莫古於尚書立教昉於

素王四子獨尊夫論語暨孝經垂訓於千古由  
曾參請益於一時誦其言莫非洋洋之聖謨資  
其理足成蕩蕩之王道卓茲經世之典允惟載  
道之文自堯舜以來其法攸具由周公而下其  
說斯長顧王政布在於方策之間而

聖學不專於章句之末欲圖可久而可大莫若易知  
而易從茲蓋伏遇

○○○○

聖神立極

睿智先天必世久

王者之仁因心廣

天子之孝庶矣富矣教矣化既無為知之好之樂之  
學尤有獲茲當

聽講之暇聿求守約之方謂三經之淵微開卷有  
益而百篇之繁悉更僕未終誕

命愚臣纂成要語視為樸學矣取漢武之表章托  
之空言徒陋唐玄之序製及我

朝之命講乃更進夫三書至先臣之奮庸亦兩由於  
半部時將有待道不虛行臣祖禹學本面牆官

叨從

輦啟乃心以沃朕職未盡於交修資於父以事

君忠敢忘於將順肆厯搜輯冀輦愚衷或取二三冊

於一篇之中或得一兩句於數章之內先王之

法言德行紀錄罔遺聖人之綏來動和規撫具

在用塵

睿覽仰贊

皇猷伏願

學每知新人惟求舊

恭已同乎帝舜之治率

祖體夫朕王之心

作之君作之師兆民賴

一人之慶長守貴長守富萬年嚮五福之全臣無任

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三經要語若干卷隨表上

進以聞

擬進燕享九奏樂章表

洪武四年

洪武四年某月某日吏部尚書臣詹同禮部尚

書臣陶凱謹以所撰燕享九奏樂章進呈者伏

以禮洽恭交見

君臣之相悅樂由豫奮與天地而同和式昭

至德之光用助大亨之養九成脩奏百辟咸歡巨  
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平高陳貴賤  
之位燕享通上下之情自六典脩於周官而賓  
禮掌於宗伯折俎體薦爰存名義之殊鹿鳴魚  
麗脩見瑟笙之協恩優湛露澤沛需雲慨宵雅  
之詩既亡而綿蕞之儀徒在漢因秦舊唐襲隋  
垂擊柱競功臣驕未戢佩刀後賜君好罔終雖  
宋宴之歲行第詩章之日數詎非

一人建中和之極孰能百年肇禮樂之興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聰明齊聖

濬哲溫恭

一怒止戈還綱常於萬古兩階舞羽敷

文德於九咳顧

功允宜於象成而樂猶沿於勝國淫哇亂先王之

雅夷棘雜中國之音將因律以和聲遂

命官而正樂

德已同乎覆載節必貫乎始終爰分九奏之章庶

極一成之妙渙頒

嚴命俯及愚儒臣等陋擬魯生聰非師曠繆綴和平之響猥多蕪謏之詞一奏而為本太初之章再奏而為仰大明之曲民初生也品物亨也御六龍也固皆淡而不傷曰恭階平曰君德成曰聖道成亦皆樂而不厭肆惟畢奏在樂清寧決泆大風未敢動季札之嘆洋洋盈耳庶幾如師摯之初體裁僅別於下俚善美未彰於

上德被之律呂聊宣鑄飲之歡間以笙鏞庶績徵

招之作伏願

聽音而思臣德非獨取其鏗鏘

好樂而與人同咸欲聞乎管籥金聲玉振

心和時發於氣和獸舞鳳儀今樂遂同於古樂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撰九奏樂章隨

表上 進以 聞

問張良為韓報讐何如

觀古人之忠義者固當體其志於顯然之際尤當察其機於隱然之中夫忠義一心根於天地力之所及何莫不存其見之事為之著者固不能自晦於人人

而寓之謀畫之微者有不可遽得而推測此所以顯  
然者夫人得而知之而隱然者則非有超見而卓識  
者有所不能知也張良終始為韓請因明聞而復之  
蓋自韓非懷擯棄之忿而陰禍王安之宗呂政縱并  
吞之謀而首郡潁川之地良也以五世之相韓耻一  
朝之就滅將欲効臣靡之興夏而無一旅之可資抑  
欲如田單之復齊而無二城之未下由是弟死不葬  
而汲汲於始皇之報萬金不吝而切切於力士之求  
雖其舉事非出於萬全有類乎刺客之習而其忠憤  
內根於一念蓋卓哉國士之風由今觀之博浪之椎  
不共戴天下邳之匿幾陷死地此其忠猶未灰也所  
幸祖龍死而秦鹿失祠狐効奸而留魚倡亂良也乘  
豪傑起事之秋奮義士彎弓之志說項梁以求夫韓  
後立橫陽而為之申徒卒之望夷之誅非應於噬駭  
之虎而霸上之組祚絕於當道之蛇而復讐之心於  
是乎遂矣方將輔韓成以馳驅而恃之以興復奈何  
天不祚韓楚復見殺則其讐秦之心復移於楚而為  
韓之念未改其初是以鴻溝之割甫息楚漢之爭而  
養虎之喻頓悟沛公之意卒使垓下而烏江授首良  
之心於是乎畢矣夫其始滅韓者秦也則未嘗一日

而忘秦其既殺成者楚也則未嘗一念而釋楚遺說於項氏而非為項氏謀委身於沛公而非為沛公計區區楚漢彼豈樂為之臣哉不然則何黃石之編方試而赤松之念頓萌也使成也若在則天下當不在漢而在韓矣故夫康節謂之善藏其用而有取於燒棧之謀伊川稱其儒者氣象而獨惜其養虎之說愚則以為燒棧之謀固為韓也而養虎之說亦為韓也始欲阻之於蜀而歸為韓氏之臣繼欲速其誅項而終報韓氏之怨吁留侯誠人傑也哉

擬漢令郡國舉孝廉詔元光元年

朕惟周官以六行教萬民以六計獎羣吏實惟孝與廉為厥攸重是固風化之原治道所賴乃者德色諄語之俗稍變秦故越小大臣亦多自飾於簞篋者夫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亦克施於有政文公綽之不欲則庶幾為成人焉其令郡舉孝廉各一人朕將顯擢焉以勸來者